

走进琅琊台遗址

——探访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见证者



山东青岛市琅琊台战国秦汉时期遗址山顶建筑与山下院落、窑址区位置示意图(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近期,山东青岛市琅琊台战国秦汉时期遗址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引发关注。史书记载,秦统一六国后设三十六郡。考古专家推断,其中“琅邪郡”郡治就设在“琅邪县”。文献记载中,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修筑的“琅邪台”,正位于“琅邪县”东南方向数公里外。

这座古老高台,不仅是秦朝的国家工程,更成为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生动注脚。城与台之间,一个由中央政权直接管辖、辐射至东方海疆的统治网络,正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逐渐清晰起来。

夯土高台见证统一规划

史书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至琅琊。《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

在考古队领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战国秦汉研究室主任吕凯带领下,记者登上位于黄岛区琅琊镇的琅琊台遗址核心区——“大台”。

“这里是整个遗址的中心和制高点。”吕凯指着脚下说,根据勘探和发掘,推断这里曾经存在一处秦汉时期的高台建筑,建筑的基础就是这层层夯土。山顶夯土的平面大致呈“T”形,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可见当时建筑规模非常宏大。

台基西侧有一处台下房间遗址。在房间地面北部,一个由多块长方形、梯形、三角形石板严密拼合的石砌地漏清晰可见,石板由四边向中间下倾,中间凿有方形孔洞。它与地下管道、室外石砌水池共同构成了一套精巧的排水系统。

记者看到,现场还有一条南北向石铺道路,石块经过精细加工,形状规整,部分石块呈弧形凹面,整齐排列后路面一侧明显下凹。“这样它既是路,又是排水渠,一举两得。”吕凯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说,这些严谨的规划、高超的技艺,都表明这是一处由国家意志驱动、统一规划建造的顶级官式建筑群。遗址出土的夔纹大半圆瓦当,其形制与陕西秦始皇陵等秦代核心建筑出土的同类器物甚为接近,是秦高等级建筑的标准建筑材料。结合文献记载综合判断,这里就是秦始皇所筑的“琅邪台”。



山东青岛市琅琊台战国秦汉时期遗址山顶建筑基址发掘出土的排水设施(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大台”发掘地点部分区域。新华社记者 王凯 摄

▶“小台”发掘地点内部分夯面上夯窝密布。新华社记者 王凯 摄



“琅县”陶文映射统治网络

从“大台”制高点向西北眺望,约5公里外即是琅琊镇政府驻地。2025年3月至5月,考古队在该镇营前村遗址取得重要收获。

在1号井的发掘过程中,一件泥质灰陶罐得以显露。考古队员发现,该陶罐外壁近底处印有“琅县”铭文。随后,考古队员在2号井底又发现一件“琅县”铭泥质灰陶片。经比对,其铭文位置、字形与1号井出土陶罐的铭文基本一致。

为了加强统一,秦始皇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于琅琊台上刻石,“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

“经过系统调查以及‘琅县’陶片的出土,我们推断今天的琅琊镇就是秦‘琅邪郡’郡治所在地。琅琊台遗址,有皇帝的驻蹕之所。城与台之间,有道路相连。琅琊台、琅琊城与遥远的统治中心,又由更复杂的路网连接起来。一个由中央政权直接管辖、辐射至东方海疆的统治网络就浮现出来了。”吕凯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说,“徙黔首三万户”,按照秦代每户人口数,推测有十万余人从内陆迁到海边,他们带着家乡的技艺,开采山海之间的草木土石,在这里筑台、烧窑、生活,最终扎根。

“随着秦大一统王朝的建立,通过琅琊台大型建筑群的修建,秦文化迅速扩散到东部沿海地区,东周齐国的地域文化迅速汇入了到了秦文化的洪流之中。”白云翔说,琅琊台遗址的发现,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的又一实物例证。

如今,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已阶段性收尾。对吕凯和他的同行们而言,这是新的起点——他们还将从黄土、高山和海涛中,深入解读更多关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吴书光 王凯)

窑址炉火服务“国家工程”

山顶的建筑并非凭空而起。离开“大台”,记者随考古队员来到山下一处名为“窑沟”的平地。一条大型冲沟旁,10座马蹄形半倒焰窑的遗址已揭露出来。窑址均为西北—东南向,较大者长约8米、宽约3米,由操作间、火膛、窑床、烟道组成,操作间均朝向冲沟。

据吕凯介绍,这里出土了很多珍贵文物,其中有大半圆形夔纹图案的瓦当,最大的一件复原后直径超过80厘米,其图案与秦始皇陵、辽宁姜女石等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一致,这是当年高等级建筑的“标配”。他们推断,当年修建“琅邪台”的砖瓦基本出自这里。

窑址旁的冲沟内有一道东西向的条形夯土,经过分析,那是服务于窑业生产的堤坝,用来蓄水。吕凯说,两千多年前,这里应该存在一处完整的、为国家工程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区,包括建材制作、运输和建筑建造等多个环节。

在距离“大台”东侧约1.2公里外的海边,一处名为“小台”的遗迹则呈现着完全不同的面貌。这里依托自然山体夯筑而成,发掘出的部分夯面上夯窝密布,几乎没有发现其他古代遗物,说明台上应没有大规模建筑。

“它和‘大台’差别巨大。”吕凯说,就其庞大体量来看,应是官方营造的、有特定目的、有严密规划的大型工程,环境特征非常符合《史记》记载的有关古人祭祀选址“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特点。